

撞击

孙继华

“目标，撒哈拉航天基地，全速飞行。”

机上电脑在重述了刘易斯将军的口令后，速度显示仪很快就从 1 马赫跳到 12 马赫。

空间屏幕上，3 架联盟飞机正以相同姿态朝同一方向飞行。

根据刘易斯的指令、机上电脑接通了与基地控制中心的通讯。供联席会议使用的可分割画面式屏幕上，出现了基地通讯官的图象，“刘易斯上将，地球联盟防卫总部司令官将和你通话，请保持通讯联系。”

司令官精悍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中央：“刘易斯将军，上午好。”

“上午好，司令官。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将军，恐怕这不是令人愉快的事。我在：个小时前收到了一组传自“白眼巨人”号的外太空信号，经“奥兹玛”系统分析证实：在玫瑰座 GE394 天区有一个天体，多普勒光谱分析表明这个天体的速度大于每秒 22 万公里。”

“22 万公里？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“是的，将军。但情况有点不妙的是，那个天体运动的方向是太阳系，这也就是我召你回来的原因。就在几分钟前，地球危机应变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项提议，决定由你和你航员们驾驶：“天问号”飞船，在外空间对此天体进行全面考察。你们将在格林尼治时间 12 点 20 分启航，升空后你”=将随时向地球汇报考察进展情况。’明白了，司令官。只是，我的科学顾问……”

“听着，将军，地球危机应变委员会决定，给你配备一个由唐德博士带领的 4 人科学顾问小组，以替代海克尔在“天问号”上的工作。”

“唐德，是那人诺贝尔将得主吗？”刘易斯颇感意外地问，想不到 6 年前的情场对手将又在一起共事了。在 6 年前的那场角逐中，自己侥幸获胜，最终同安妮结合在一起。

“是的，正是他，那个中国籍教授。”司令官肯定道，“此外，原定的粒子炮试验计划已不再是“天号问”，此次航行的首要任务，你的首要任务是对玫瑰座方向的高速天体进行调查。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，将军？”注意到刘易斯刚毅的脸上双眉紧锁，司令官关切地询问。

刘易斯知道，启航准备实在非常紧迫。“没有疑问，司令官。”他说。虽然他很想再了解一些情况，但是他对这种官僚式的指挥感到相当不满，：因为时间不多了。

“那么，祝你圆满成功，将军。”司令官说。刘易斯知道，他必须立即行动。即便那是一堆废铁，他也毫无疑问会将它驶入太空中去；

座机降落在撒哈拉航天基地。”

10 分钟后，刘易斯离开了基地中心控制室，进入“天门号”指令舱。他很满意地看到，全体成员都已各就各位、正在紧张熟练地进行启航前的准备工作。航员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，只是当他走上指挥台并坐进宽大的工作椅时，信息员玛莎才从船长显示屏上发现了他。她转身面向刘易斯，毫不掩饰脸上的敬慕之情：“船长，信息系统已完成准备，随时听候你的指

令。”

“信息员，请报告一下船员上岗情况。”刘易斯从容自如地发出了第一个指令。”

“船长，3 分钟前，全体上岗船员 33 人及预备员 11 人已全部登船，联盟总部派出的 4 人顾问小组将在 7 分钟内赶到，以接替海克尔的工作）报告完毕。玛莎看了看刘易斯，发现他正茫然地盯着空空无人的科学顾问台，棱角分明的脸上，流露出一种惆怅和忧伤）’他非常理解船长此时此刻的心情，毕竟在以往 5 年的合作里，海克尔作为他的科学顾问曾和他共同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。如果没有 1 年前的那次实验事故）海克尔这个大统一逻辑的创立者就不会至今躺在医院里，船长就不会失去他的安妮了。他和安妮本来是多么和谐的一对呀、

从短暂的失意中振作起来后，刘易斯想起联盟总部派出的 4 人顾问小组正在赶赴飞船的途中，他为自己造成的小小疏忽感到恼火，“玛莎小姐”，请立即通知基地和飞船防卫官，‘天问号，只接受唐德博士 1 人登船，不用解释什么原因）。

“是，船长”

。‘天问号’不是联盟总部，在这里，每一个人都必须迅速有效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。

“4 人顾问小组”，这只有执委会的官僚老爷们才想得出来，也许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在工作台上对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吧。刘易斯不无挖苦地想。

离启航时间还有 17 分钟，刘易斯按下指令开关，以一贯洪亮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这里是船长工作台，请所有操作台报告目前情况。完毕。”

透过两旁巨大的舷窗，刘易斯看到“天问号”的巨大船坞，地勤人员正在紧张地搬开各种检测设备，五光十色的太阳灯将庞大的地下造船厂照耀得如同白昼。早在半年前，他和他的船员们就已开始参与“天问号”的总装测试工作，经过半年的操作训练，他们已经非常娴熟地掌握了“天问号”上所有的设施。“天问号”不愧为人类最先进技术联合造就的飞船，与以往那艘“联盟号”相比，“天问号”的航行速度提高了 240 倍，达到了每秒 4 万公里。

飞船能在：分钟内减速到零，在 3 分钟内加速到极限，同时，船内重力加速度不变。这些都是海克尔在联盟号上进行思想内省和实践的结果。

“船长，唐德奉命前来报到。”不知何时，唐德博士已经站在了刘易斯身边，一颗硕大的头颅坐在瘦削的双肩上，这正是 5 年前的同事，唐德博士。漫画般的形象丝毫未变，一张毫无表情的脸显得异常严肃。“这是我的一尊来自皇陵的秦俑。”当初安妮就是这么介绍的。打那以后，休斯敦宇航中心的博士生小组们就都亲昵地称唐德为“秦俑教授”。

“好啊，唐德博士。我代表‘天问号，欢迎你，你将负责科学顾问台。飞船将在 7 分钟后启航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工作。”刘易斯顿了顿，希望能在唐德的脸上找一些表示，结果他未能如愿，“我非常高兴，我们又在一起共同玩我们的解谜游戏了。”他对着一声不吭走向工作台的唐德说。当年他曾安慰唐德说，会让安妮过得幸福。可结婚 5 年里，他在安妮身边呆的时间总共还不到 30 天，自己真的让安妮感觉到幸福了吗，从这方面来考虑，唐德也许不会原谅自己，但这会不会成为自己和科学顾问在工作上融洽合作的一道障碍呢？刘易斯非常担心。

注视着唐德在工作台上飞快地敲击键钮，检查着电脑系统，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又回到刘易斯心中。他仿佛看见海克尔在简单地按动几个工作键后，就将自己庸懒地沉入宽软的靠椅，微闭双目，一动不动地开始他自称的内心反省。

“船长，这里是心理监测室，我是伊达，你在听着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，伊达？”刘易斯警觉地问，同时坐直了身体。

“船长，我的职责让我提醒你注意，监测系统发现你有产生臆想的趋向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，我现在感觉良好。”顿了顿，刘易斯又补充道，“谢谢你的提醒，伊达博士，”他克制了心中的恼怒，虽然他很想将那该死的心理监测系统扔进黑暗的太空。但他也知道，伊达的提醒是对的，虽然常常令人尴尬不堪，但是自己也许真的产生了对前任科学顾问的依赖心理。

“报告船长，飞船外围检测系统已拆除完毕。信息台报告完毕。”

“很好，玛莎。现在请基地开启出口。”

巨大的防护屏在飞船上方缓缓分向两旁，犹如拉开了湛蓝天空的幕布，刘易斯下达了 10 秒倒计时的指令，他无暇欣赏舷窗外金色光芒铺洒在船体上所形成的美妙光环。是的，就在那儿——玫瑰座方向，“每秒 22 万公里”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大体。这么看来，他们在“奥兹玛”网络系统上的巨额改装投资没有白费。

怀着求索的信念，刘易斯毅然下达了启航指令。

在隆隆的轰鸣声中，“天问号”平稳地冲出防护林，仿佛一轮火红的太阳升起在基地上空。几秒钟后，它消失在湛蓝的天际。“船长，前方扫描发现目标，方位在玫瑰座 GE394 天区。”劳拉在导航台报告。

“算出它的具体轨道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
“它离我们太远，我需要 10 分钟时间来观察坐标参数。”

“科学顾问，”刘易斯紧盯着坐标显示屏，竭力使自己的问话显得漫不经心，“你认为那会是怎样一种天体呢？”

“暂时我还说不上来，船长。可我有一种感觉，那决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体。”唐德边说边敲打电脑键盘，两眼始终不离屏幕。

刘易斯看看科学顾问紧闭的双唇。“如果在那儿坐着的是海克尔，答案也许会更清楚些。”他不无怀念地想，“那决不是~个普通的大体’，这简直是废话。也许他从来就不曾忘记，是谁从他身边夺去了爱。”

“船长，目标速度高于每秒 25 万公里，运动方向是地球。导航台报告完毕。”

刘易斯感到握紧的拳头一阵痉挛，他不得不努力伸展自己的手掌，以控制住自己紧张的情绪。他伸手在工作台上找到了扫描监视开关，接通了导航扫描台。

屏幕上，电子指标箭头正对着玫瑰座一个不起眼的小点闪烁，屏幕下方是一串跳动的数字 26.1, 26.2.....27.333.....28; 95.....刘易斯紧张地看了一下旁边的光谱显示屏，电脑正打出一串数字：目标速度 29.36 万公里。”秒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电脑病毒？”刘易斯按下了电脑自我诊断键，屏幕上的数字依然如故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劳拉，这些数字？”刘易斯洪亮的嗓音在指令舱炸响。

“我不知道，船长，中央系统还在寻找答案。”劳拉的语音里透着一股子

紧张的情绪。

这让刘易斯觉得不快，因为他知道，这种紧张情况是自己传递过去的。

“科学顾问，能告诉我你对此有何……”

“请等～下，船长。”唐德一面飞快地敲击电脑键，一面头也不抬地打断了刘易斯的问话。

刘易斯飞快地扫了一眼全舱，希望没人注意科学顾问刚刚打断他问话这件事，还好，他的属下都在有条不紊地忙着自己的工作，只有玛莎漂亮的脸庞上浮起一丝会意的微笑，却又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“这个善解人意的姑娘。”

其实，刘易斯非常了解这位 5 年前的老同事。当他在寻找某种答案时，他会周围一切置若罔闻。他的运算能力令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感到无法理解，他也常常使用电脑，但那只是为了验证他头脑里的计算结果。就为这，安妮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“他有一颗伟大的头颅。”她生前曾多次这样对自己说。她还坦率地承认：“我对他也许是钦佩多于爱，而对你，是爱多于钦佩。”

刘易斯记起她说这话时的情景：安妮洁白细嫩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肩背，她任性地伏在他身上，呼出的温馨气息吹拂在他脸上……

那是他生命中最美的时光：深深地相爱，销魂的欢乐，他们曾共同领略生命的美好奇妙……“今，她却永远离开了他。‘安妮真的不在了吗？’他的心一阵紧缩，传来隐隐的疼痛。

他强迫自己回到现实中来，不再想过去。猛然他记起了正在发生的一切，他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中，屏幕上的数字已停止了变化。他瞪大了双眼，观看着显示主屏：

“速度 29.3652 万公里。”秒。”电子箭头正指向一个电脑模拟的小点，目标轨道栏里是“地球”字样。

在不知不觉中，指令舱里一片寂静，一种空前的压抑情绪笼罩了所有成员。刘易斯知道，通过屏幕连接键，所有船员都已知道了这样一事实：一个以近似光速运动的天体正撞向地球。

根据爱因斯坦的经典理论，当物体以 0.9988 倍于光速运动时，它的质量比静止时大、000 倍；而根据海克尔的大统一理论，当物体以 29.36 万公里。”秒运动时，它的质量是静止时的无穷大。现在看来，不管他们谁的理论更正确，对地球来说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。

。‘导航台。”刘易斯感到嗓音嘶哑，不得不咽下口唾液，“放大目标信号。”

“目标已放大到极限，船长。”

在几秒钟的静默后，刘易斯察觉到唐德已停止了对电脑键的疯狂敲击。他迫不急待地将主屏幕切换到科学顾问的电脑上，屏幕上立刻显示出如下字样：

“目标速度，293652.17 公里。”秒；目标将在 53 分钟后遭遇本船，1 小时零 2 分 7 秒后撞击地球，撞击点在西经 65 度，北纬 31 度。”

“百慕大群岛！”刘易斯惊叫一声，感到太阳穴发痛，耳鼓里传来咚咚的撞击声，一种酸麻冰冷的感觉从颈窝一直溜到肯背上，“这不可能！近光速运动……目标是地球……”

“这并非不可能，船长。”科学顾问的回答结束了刘易斯的迷惘状态，他

这才意识到自己道出了心中的惊疑。“根据海克爾的理论，”科学顧問继续说道，“物体达到光速是完全可能的，只是我们人类没有这样先进的技术手段罢了。当物体以近光速运动时，它的质量趋向于无穷大。很早以前，爱因斯坦就已论证了这一原理，但他的计算却大大降低了物体的运动质量，得出的理论值远不符合他自己的这一原理，这是因为他没有将四种基本力统一起来的缘故。”

刘易斯控制了自己大腿肌肉的轻微颤抖，用了两秒钟的时间来放松颈部肌肉。然后，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说道：“唐德，能单独地谈一谈吗，在我的休息舱里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船长。只是请抓紧时间，因为我需要找出问题的关键，而你需要采取措施。”

唐德打开了船长休息舱的顶板，透明合金的天窗外是深邃广袤的星的世界。

“唐德，如果我们被迫使用粒子炮对目标进行拦截，结果会是什么样，能估算出来吗？”

“从理论上来说，基本粒子的空间分裂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可以摧毁任何一个星体，但要对付一个以近似光速运动的天体、我个人认为，成功的可能性不到1%。”

刘易斯松开紧咬的下唇，迫切地问：“那么，用粒子炮改变目标的运行轨道，效果会怎么样呢？”

唐德摇了摇头：“粒子炮不具备空间冲击力。在这方面，它的作用还不及引爆它的核变装置，这也是我们没将它作为飞船动力来考虑的原因。它不能摧毁目标，但它也许能最大限度地削弱目标质量，还有一点，如果你坚持使用粒子炮，你就必须启动全船自毁系统。情况就是这样。我想，我需要安静地想一想了。你不介意吧？”唐德边说边打开了通向走廊的舱门。

“当然。”刘易斯刚来得及回答，唐德已经带上了舱门。

唐德在自己的休息舱地板上抱膝而坐，眺望着无尽的星空，他不禁思绪沸腾：飘渺无际的星空是那样恢宏，人的智慧、人的爱情，以及人类所拥有的一切，与之相比，显得是那样卑微；那样无足轻重。真是无足轻重吗，不！不是这样，如果在宇宙中没有了智慧的生命体，宇宙的存在就将毫无价值。没有智慧生命，谁来体现宇宙的存在价值呢？我的爱曾体现在安妮的生命上，我的友谊体现在刘易斯的生命上，悲伤和欢乐都只有靠生命才能在宇宙中体现……不，不要想这些，人类正处在灭亡的边缘……

唐德控制了自己纷乱的思绪，开始在头脑里风驰电掣地演绎着发生的一切：

那是一个智慧造物，这应该毫无疑问，、那不会是一种攻击武器，这也可以肯定。它失事了吗？那它的信号发射呢？要知道，就连“天问号”也能在任何情况下发出求救信号啊，何况那是一种能以近似光速运动的天体，但它确实正无声无息地撞向地球。在这样高速的撞击下，地球还能继续存在吗？原子将从内部被分裂，然后是连锁反应……即便是在宇宙空间，每一个撞上它的宇宙尘埃……宇宙尘埃！

唐德从舱板上一跃而起，飞快地将个人电脑接通了扫描射电网，注视着目标扫描射电数据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、目标居然没有分子撞击后的亮度变化。谁都知道，宇宙空间，漂浮着许多星际尘埃，以近光速前进

的物体，每秒钟都会撞上许多这样的尘埃。在撞击发生时，哪怕是一个分子，也会因质能转换而发出超强度的闪光。

唐德紧张地注视着射电数据，但什么变化也没有。那些尘埃像是被目标吞没了，好像撞击它们的只是一团绝对的真空……相对的真空……

唐德的头脑里闪过一串串思维的火花，他开始沉入自己思维的海洋。

“有新的情况吗，玛莎？”刘易斯极力不让自己显露出一丁点烦躁不安的迹象。

“没有进展，船长。它对我们用各种频率发出的友好问候，都毫无反应。”玛莎回答，同时心里补上一句：“就像你一样。

，‘你个人对此有什么看法，小姐？’

“它也许是一艘外星飞船，准备到地球进行这样那样的考察。”玛莎挺了挺高耸的胸部。“这倒真让人感到兴奋，你说呢，船长？”她大胆地搜寻着他的眼光。

“是很令人兴奋，信息员。也许它到地球来，不只是为了接吻吧！我们必须想法弄明白它的真实意图，这当然就全看你的了，明白吗，玛莎小姐？”他说，一面在心底告诫自己：现在可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会告诉她，她多么美丽迷人，但决不是现在。

明白了，船长。”

刘易斯觉得自己简直丧气到极点，那家伙正以每秒 29 万多公里的速度撞向地球，而自己到现在还没有把这一切理出头绪。

他在导航台前站了几秒钟，观察了几个屏幕上的数据显示。最后，劳拉优雅圆润的声音打破了沉默：“船长，你相信目标是一艘飞船吗？”

“难道你认为那不是一艘飞船吗？”

“如果它真是一艘飞船，那它肯定应该知道地球的存在和‘天问号’的存在，并且，它还应该将前进方向定在地球轨道外，而不是现在这样直接面向地球。这至少说明了它对我们的存在有点不屑一顾呢。”

劳拉的话语在刘易斯头脑里勾勒出一幅童年时的画面：一只小手正在掀起一块盖住蚂蚁巢穴的石头，惊慌失措的蚂蚁们正在四散奔逃……船长，我们干吗不想办法引起它的注意呢？”

“是啊，干吗不！这可是一个挺不错的建议。”

刘易斯跨步来到防卫官仓平四部的工作台旁。“防卫官，听我说，让我们给我们的客人来两枚光子弹，怎么样？”他兴致高昂地问道。

一船长，你是说用光子弹？这可不怎么样。”仓平四朗将头晃得像一个拨郎鼓，“你知道，对付小行星它比核弹还强，但要对付一个近似光速运动的物体，它根本就不无济于事，它不可能击中目标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我只是希望引起目标的注意。好吧，就这样定了。”

刘易斯回到工作台上，将左手掌压在系统检测器上。这样，他的身份和精神状态就被中央系统确认和监视：“全船注意，这里是船长工作台，为了向目标提出警告，准备发射光子弹。两枚齐射，防卫官，预备发射。”

“是，船长。”

随着 5 秒倒计时后，两束蓝色光焰像两把利剑直射目标而去。

“报告船长，光子弹发射完毕。16 分钟后到达目标。”

刘易斯紧张思考着下一步对策。如果 16 分钟后，目标的运动轨道和速度没有变化，那就证明目标是一艘失事飞船，或者是某种攻击地球的外星武

器。想到这里，他感到不寒而栗，他忽然想到了诺查丹玛斯的一句预言——“恐怖的大王从天而降。”

他无力地靠在工作椅上，大腿根部一阵抽搐，小腿肌键抖动不止。蓝色的地球像被子弹打中的鸡蛋一样，在他的眼前四分五裂地向四面八方飞洒。还有他的母亲，他的小杰米，他们像水汽一样在他的眼前蒸发、消失，

“船长，这里是心理监测室，我是伊达，我需要你来一下，”

“你是说现在吗？”刘易斯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羞辱。

“是的，船长，立刻。以伊达苍老嘶哑的声音从蜂鸣器里冷冷地传来。

“听着，伊达。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讨论我的心理状态。我们正面临着一大堆麻烦事，这关系到整个地球的存亡，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，请不要来打扰我。”刘易斯缓了缓说，“可以吗，教授？”

“听我说，船长，我知道你很忙，但需要提醒你的是，你首先是‘天问号’的中枢神经，其次才是作为整体的自己。你完全可以战胜自己的恐惧，虽然我知道你不是为自己而害怕。好了，拿出你的信心来吧，船长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教授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以我现在的心态，如果下达全船自毁指令，电脑系统会接受吗？”

静默了几秒钟后，蜂鸣器里再次传来伊达的声音：“你并没有错，船长，和面对的问题相比，你的表现是出色的。你的指令将在全船继续执行。”伊达的语音越来越温和：“你会成功的，船长。如果我们不能指望你，我们还能指望谁呢？”

“报告船长，光子弹已击中目标。”

刘易斯紧张地观察着各种数据显示，没有任何情况发生。各工作台报告的信息表明，目标的速度和轨道没有丝毫改变，信息员玛莎没有收到来自目标的任何信号、电脑系统得出了最后结论：“目标是一艘失事飞船的可能性大于 96%，目标摧毁地球的可能性大于 99%，”

一阵阵冰冷的浪潮向刘易斯袭来，他感到自己正被大海吞没，被冰水挤压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不得不竭力稳住自己的意识。从遥远的地方正传来劳拉的声音：“6 分钟后遭遇目标。”

想一想呀，肯定还有办法。

1994 年，苏梅克—列维 9 号慧星以每秒几十公里的速度撞击木星，其撞击能量相当于 5 亿颗广岛原子弹爆炸。而现在所面临的，是以近光速运行的大体，人类还不足以对它实施拦截，甚至到现在还不能了解它的质量。“无穷大”到底是多大呢？它真是一艘飞船吗？它真的不知道地球和我们的存在吗？

当海克尔统一了四种基本力场，并从逻辑上证明了物体以光速运动的可能性后，科学界就一直在搜寻着证据。可是，这证据为什么要来得这样悲壮呢？现在，我们能用什么来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呢？

想一想呀，难道真的毫无办法了吗？

人类和地球，难道真的将到此结束么？从以单纯的位置移动到出现思维，这可是用了 50 亿年的演变呀。从相对论到宇宙逻辑，人类才刚刚认识宇宙的真谛、难道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吗？生命的意义难道只是为了死亡么？5 分钟后，遭遇目标。一种生命的顽强。

绝望——这个生命永远的敌人——正在船舱里弥散，每一个船员都已明白，要阻止目标的运行是不可能了；要同目标取得联系的企图，也已落空。

显示屏上那个模糊的光斑正迎面扑来。面对那小小的；但几倍于地球质量的光斑，所有人的信心都已荡然无存。一种悲壮的勇气升腾在人们的眼睛里、胸膛中。人们平静地等待着，等待他们的船长下达最后一道指令。

舷窗外，四周的星星似乎正用专注、怜悯的目光，凝视着唐德的思想，凝视着那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，

他疯狂般敲击着键盘，向电脑输入一串串数字，他将计算结果显示在屏幕上）盯着那一长串的数字，一想到它们所代表的具体信息，唐德不禁目瞪口呆，如果目标撞击地球，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呢？

唐德飞快地在大脑中寻求解答、他在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中徘徊，他在量子化运动和常态物体运动中寻求和谐、统

刘易斯明白自己是懦弱的，他没有勇气目睹地球的毁灭。他也明白，船上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一样，他们绝对忍受不了自己的父母妻儿、亲朋好友，在自己的住视下消亡。他们更忍受不了，几百万年苦昔挣扎出来的人类文明社会，在自己的眼前顷刻化为乌有。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了，就让地球向死亡神献上第一道祭品吧。这就是最后的决定，“天问号”将为诞生它的地球，作出最后而永恒的抗争。

“4 分钟后遭遇目标。”劳拉的声音平淡、冷静。多么迷人的声音，那里面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。

刘易斯毅然决然地将双手覆在检测器上。“我是刘易斯上将，‘天问号’，船长。全体注意，由于我们已无法完成使命，我现在郑重宣布：全船执行 AC 计划，刘易斯平静地看了看全舱，“防卫官，我命令你立刻将粒子炮引爆程序输入自毁系统，执行时间是遭遇目标的前半秒钟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将军。2 分 42 后引爆粒子炮。”

随着刘易斯按下息动开关，整个船舱笼罩在一片橘红色的光芒中，蜂鸣器里传来低沉而清晰的“嘟——嘟嘟——”二长一短的警报声。这一切让刘易斯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。

一切都成定局，“AC 计划”已开始执行，到最后 20 秒时，自毁装置将被锁定。想不到，人类的文明将以最悲惨的形式告终，50 亿年的进化将毁于一旦。生命和意识到底有何意义？科学和文明到底有何意义？人类的存在真有那么重要么？对谁重要呢？人类真有必须存在的理由吗？、

“2 分钟遭遇目标。”劳拉的声音悲壮而镇定。

“船长，收到联盟总部发来的信号，要求发回所有信息。”

“不，什么都不要发。这是命令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船长。？玛莎回答、她眼睛里放射着狂热的光芒，不顾一切地扑向刘易斯，让生命的最后两分钟在爱人中燃尽，

“抱紧我，亲爱的。吻我……”

刘易斯猛烈地拥抱玛莎，用吻堵住了玛莎迷蒙的吃语。

“船长，请立即撤销‘AC 计划’。”唐德不知何时站到了他的身旁。”

“什么理由？”刘易斯厉声喝道，他对唐德不合时宜的打扰无比愤怒，极不情愿地放开玛莎。

“目标的运动速度、使处在目标里的物质已被量子化。它对地球不再构成多大的威胁。”

“量子化的空间？……”刘易斯飞快地思索着这句话的具体含义。几秒钟后，他将双手放在检

